

一天下

煌瑛 著



朝華出版社

如果给你一年时间，权倾天下，
但要以十年忍辱为前提，
以十年寂苦为结果，你要不要？



煌瑛著
朝華出版社

一天平

天 平

天 平

天 平

天 平

天 平

天 平

天 平

天 平

天 平

天 平

天 平

天 平

天 平

天 平

天 平

天 平

天 平

天 平

天 平

天 平

天 平

天 平

天 平

天 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年天下/煌瑛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 - 7 - 5054 - 1762 - 5

I. 一… II. 煌… III. 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2535 号

一年天下

作 者 煌 瑛

出 版 人 郭林祥

策划编辑 王 磊 侯 开

责任编辑 张 冉

特约编辑 萧 盈

责任印制 赵 岭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 68433188 (总编室) 68433141 (编辑部)

(010) 68413840 68433213 (发行部)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1762 - 5

定 价 29.80 元



一年天下

目录

76	68	61	54	46	39	32	23	19	12	8	3	1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楔子
是非	东宫妃	猎变	东宫·洵	奉香·素	奉香·文	皇后·素	权臣·琚	白潇潇	咏花堂	世家·素	丹茜宫 I	
164	158	151	146	140	135	126	117	110	103	97	90	83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收网	旋涡	素二公子	罗网	淳媛之死	琉屏宫 II	琉屏宫 I	公主下嫁	自信默	求婚	素氏女眷	出宫	八妹·槐

171	第二十六章	东宫侧妃
177	第二十七章	意外·洵
183	第二十八章	赤马·劫
190	第二十九章	逆劫
196	第三十章	受教
203	第三十一章	圈套
209	第三十二章	逝夏
215	第三十三章	大婚
222	第三十四章	丹茜宫Ⅱ
230	第三十五章	无题
237	第三十六章	鸭川河
246	第三十七章	错爱
255	第三十八章	皇极寺
265	第三十九章	至死方休
274	第四十章	卫冕
285	第四十一章	假象
292	第四十二章	诀别Ⅰ
298	第四十三章	诀别Ⅱ
309	第四十四章	诀别Ⅲ
318	第四十五章	孤军
328	第四十六章	波澜
337	第四十七章	面目
345	第四十八章	兄弟
354	第四十九章	斗酒
363	第五十章	天下·一年

如果，给你一年时间权倾天下，但是，要以十年的忍辱为前提，以十年的寂苦为结果，你要不要？

是真正的权倾天下啊——你的所作所为无人反对，仿佛你所做的正是众望所归；你的一言一行绝不会听到相反的声音，宛如所有的一切正合人心，理该受到拥戴；你的任性、你的残忍、你的荒唐，绝对没人过问，周围每个人对你的感情，只剩下体谅和容忍，没有抵触和抗议。

当然，这样做的代价是此前十年的隐忍——周围所有的人都有一刻辉煌，唯独你籍籍无名。这无名让他们对你冷眼相看，甚至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你不得不因为他们的喜好和决定而牺牲自己，随波逐流。纵然有刹那的绚烂闪耀，也会被他们踏入更深的黑暗。这样的日子要绵延十年。

还有，一年的豪权之后是十年的寂苦——没有朋友，没有亲眷，没有关心你的人……每个夜晚，你孤单、怅惘，只能在冷冷清清中哀声叹气，没有人分享你的痛苦，没有人留意到你日以继夜地悲泣……

如果，给你一年时间权倾天下，支配苍生的命运，你愿不愿意用这样的二十年来交换？

彩幡随风而卷，恍若染出满天霓虹，鼓乐隆重，响彻云霄。宗庙外跪着上百男男女女，个个衣着华美，气态不俗。男子在东，女子在西，共同膜拜祭坛上享受香火的祖宗神像。

透过缭绕的香烟，素盈定定地望着那绝美的女人，不知所措。

那女人有一双冰莹的眼睛。素盈见过许多美人，谁也没有这样一双眼：看人的时候冷冷的，无言的睥睨带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冷酷之中有支配苍生的怜悯。

女人的体态极美，随意一坐，也是动人的图

画。她软绵绵地坐在青铜鹿背上，轻轻抚着鹿的角，十指赛过最完美的白玉。

素盈不明白，这女人怎么会出现在那里——那头青铜鹿，是素氏的保护神，从来只被膜拜，不被乘骑。素盈小的时候不明所以，在祭奠散后摸了摸鹿角，就被父亲和几位长辈厉声呵斥。这女人怎么敢坐在上面？而且是在这全族大典的日子。

“如果用二十年来交换，你要不要那一年？”女人的口唇并未有丝毫翕动，只是眼睛直勾勾盯着素盈。

“你问的是我吗？”素盈在祭典上大气也不敢出，更不敢说话，只是心里这样想了想，便看见美人轻轻颌首。

“素盈，你要不要一年的权倾天下？”她加上了素盈的名字，这次是准确无误了。

素盈一怔，旋即在心中嘻笑道：“我不需要。你去问她们——”她用眼角的余光瞥了瞥周围屏息凝神的众位姐妹。

而美人只是摇头，冷淡的声音说：“我看中的是你。如果你回心转意，再来膜拜我吧。”

说着，她一扭腰肢，消失在铜鹿背上。

大典司仪在此时用悠长的声调高声吆喝：“素氏子孙参拜始祖女神——跪——再跪……”

素盈跟着周围的姐妹向着祭坛一拜又拜，心里却知道：那里已经没有她们跪拜的神祇。

这一桩八岁的奇遇带来的兴奋和神秘，很快在素盈心中褪色，只余下一句未曾减弱的承诺：“如果你回心转意，再来膜拜我。”

慈明二年的冬天下了好几场大雪。积雪未消，新雪又至，整个冬季没见几个晴天，人人都觉得心烦。

素盈的生日就赶上这心烦的天气。尽管如此，她还是心情愉快地立在窗前，饶有兴致地看着鸟雀在雪地上蹦蹦跳跳。素盈看了没一会儿，那些鸟儿忽然呼啦一声全飞走了，大公子素沉那边的管事素明笑嘻嘻地走进小院，冲她说：“六小姐，听说您这边有块上好的沉香木？大公子想要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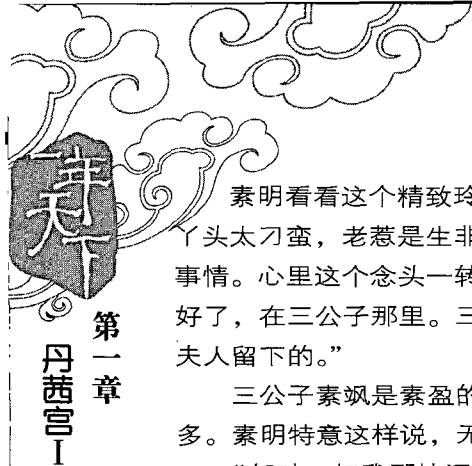
素盈还没答话，她的贴身丫鬟轩叶已经沉着脸放话：“真有意思！别的小姐过生日，府里上上下下忙着送礼。我们小姐过生日，没有礼物也就罢了，竟然还伸手要东西？这是什么道理！大公子手边什么好东西没有，还惦记我们小姐的一块木头？”她顿了顿，双眼瞪着素明，素明刚想开口说什么，轩叶故意抢在他前头，又道：“我们小姐这块沉香是九夫人留下的，能随便出借吗？小姐晚上睡不好，一定要枕这块沉香安神，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素明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悻悻道：“九夫人的东西，还不是老爷赏的？说的好像是她家祖传似的！不借就不借吧，哪儿来这么多话。”他讨个没趣，转身要走。

轩叶还要抢白，被素盈拦住了，“素管事留步，”她轻声笑着问，“大哥要这块沉香做什么？”

素明对素盈毕竟恭敬一点，回答道：“下个月是丹嫔娘娘的生辰，大公子要请人雕个精致东西送进去。”

“什么精致东西？”素盈满脸好奇，一双水盈盈的大眼睛满是期待。



素明看看这个精致玲珑的小姐，心想她也就是个孩子，坏就坏在身边的丫头太刁蛮，老惹是生非给她添乱，其实六小姐本身没做过什么惹人讨厌的事情。心里这个念头一转，素明的神情也缓和了：“是个小宫殿，图纸都画好了，在三公子那里。三公子也拿了一块极品紫檀木给大公子——那也是九夫人留下的。”

三公子素飒是素盈的亲哥哥，因为少年有为，在素家的待遇比素盈好得多。素明特意这样说，无非是给素盈一点暗示。

“轩叶，把我那块沉香拿给素管事。”小小的素盈眨眨眼睛，笑嘻嘻说，“既然哥哥的紫檀也用到一处，我这块沉香正好凑个热闹。”

轩叶想要说什么，最后只跺了跺脚，赌气回房里抱出一块又大又沉的沉香木，往素明怀里一塞，“好吧，好吧，你们兄妹就这点私房，早晚折腾没了！”

“素管事别跟丫头一般见识。”素盈看了素明一眼，半垂下眼睛，似乎也为轩叶的表现而过意不去。

轩叶眼睁睁看素明把沉香抱走，心里舍不得，扞着心口叹气：“小姐，你在这家里也太好欺负！这真是一块木头都不让你留了。”

素盈的嘴角一扬，稚气未脱的脸上立刻有种特别的光彩。“轩叶呀轩叶，你真是白白比我年长一岁！”她在丫鬟的背上拍了一把，笑道：“你没听到吗？那是给姑姑的生辰贺礼！我哪儿敢阻挠爹爹一番心意。”

轩叶不服气：“要是郡王开口，婢子当然没话说。可是大公子……”

素盈摇头，“你当那真是大哥要送的？你没听到：那是宫殿的木雕。大哥才没这种念头——分明是爹暗暗祝祷姑姑入主丹茜宫，才要雕这么个东西，又不好以自己的名义明目张胆地送，才打了大哥的名义。”

轩叶咬了咬嘴唇：“小姐你想得太多了。”

“就算信不过我的推断，你还信不过三哥？”素盈轻声一笑，“他跟大哥一向互相看不上眼，哪儿有这份好心，成就大哥的礼物？”

“好啦，好啦。”轩叶吐口气，“反正你决定——我不想那么多，只要小姐不被人欺负就行。”

素盈拉起她的手摇了摇，又是一脸孩子气：“轩叶，既然图纸在哥哥那边，我们去看个新鲜。你把哥哥上次留在这里的书找出来，顺便给他送过去。”

素飒这天恰好在家，见了妹妹，第一句话就是：“来看图纸？”

“哥哥最知道我的心思。”素盈三步两步凑到素飒身边，看他展开一卷图画——果然是丹茜宫的模样。

“爹爹还真是不知道避讳。”素盈微哂，“这东西摆到姑姑宫里，不知道

要招惹多少麻烦。”

素飒却满不在乎地笑道：“那不正好让大姐、二姐渔翁得利？”

“还是哥哥比我想得多。”素盈嘟了嘟嘴巴，把图纸推到一边，“上次你给我的书，我看完了——轩叶，把书给哥哥。”

轩叶红着脸走到这兄妹俩身边，低着头将一摞书放在素飒手边。

素盈见她那样，不怀好意地挤眉弄眼：“轩叶平常多么伶牙俐齿，一到哥哥面前就哑巴了。”

素飒却并不放在心上，一笑带过，关切地问妹妹：“看懂了么？有不懂的就问。这些天，刚好有范家的几位公子在府中做客——他们家几代都是史官。”

素盈撇撇嘴，“没有什么不懂的——古时候的事情，来来去去就那么几手。这次该看《晋书》了，哥哥还有什么好书，一并给我好了。”

素飒满意地拍了拍素盈的肩膀，叹息道：“你比七妹、八妹聪明得多，可惜。”

“我看书是为了自己喜欢，又不是为其他，有什么好可惜？”素盈低头摩挲那一卷图纸，淡淡地说，“反正我这一辈子跟丹茜宫没缘分。”

丹茜宫——正宫皇后的居所——自尚未营造时起，就酝酿着不祥的种子。

皇帝营造一座新宫殿，难免会听到反对的声音，这不稀奇。他已经有那么多宫殿，而天下还有那么多百姓头上无片瓦、脚下无寸地，朝中当然会有臣子提出反对意见，如果没有这种臣子，反倒是王朝的悲哀。

但这些臣子也知道：他们只能提出意见，采纳与否，取决于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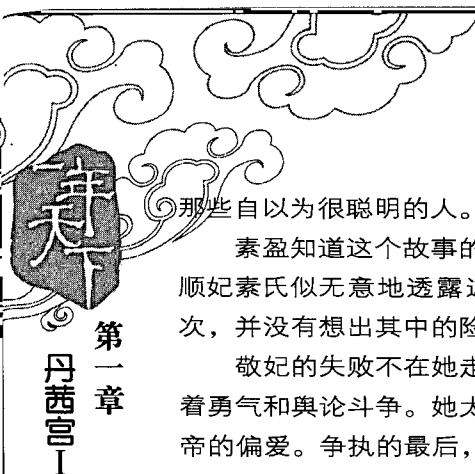
于是，建造丹茜宫的决定被皇帝宣布，被部分朝臣反对，但最后还是破土动工，没有人对结果感到意外。

大多数宫殿的建造，到了这一步已无话好说，然而丹茜宫最大的争议才正式登场：皇帝宠爱的敬妃素氏，不知是太聪明还是太愚蠢，突发奇想地建议皇帝用丹茜草汁涂染这座新落成的宫殿。

如今它叫“丹茜宫”，自然是因为敬妃的提议获得成功。想到用丹茜草汁做红染料，实在是一种创意，丹茜草的红汁色泽明艳，带有幽幽异香，而且不易褪色，是宫廷御用的布匹染料，还没有人想过用它来装饰宫殿，而试验的结果非常令人满意。

但在当时，这个提议引起的轩然大波却将敬妃卷入“品性奢华不贤”的旋涡——她只记得讨皇帝的欢心，急于为他的新宫殿出谋划策，头晕脑热之下忘了这世上不是只有皇帝一个人能左右她的前途。

每次想到这个故事，素盈都忍不住一声叹息：这就是宫廷，富贵不属于



那些自以为很聪明的人。

素盈知道这个故事的真相：用丹茜草做涂料是另一名嫔妃顺妃的主意。顺妃素氏似无意地透露这个点子，又装作十分后悔泄露出来，敬妃思量几次，并没有想出其中的险恶，便抢了这个创意去邀功。

敬妃的失败不在她走错了第一步，而在于她太过自信，在旋涡的中心带着勇气和舆论斗争。她太过于相信自己的魅力，她要用这魅力与舆论争夺皇帝的偏爱。争执的最后，早已无关那座宫殿的染料，而成了朝臣对一个嫔妃品性的声讨——作为一个侍奉天子的人，贤惠礼让才是她该做的，她怎么可以如此轻慢朝中众多臣子的建议？

在这样的攻势之下，皇帝越来越头疼，而敬妃只道再坚持一阵就可赢得整场战争。她越陷越深，忘了后宫是多么庞大的仓库，有无数后备美人可以替代她的位置而不用让皇帝头疼操心。

顺妃了解敬妃。顺妃还是孩子时，就从当将军的父亲那里听过：打赢一场战争的第一步，就是了解敌人。她赢了敬妃，用内宫外廷的舆论打击了自己的劲敌——原本皇帝就没有格外宠爱敬妃，而且在这场无底的争吵中，他对敬妃的些许维护都被朝臣视为乱国的潜因。皇帝向朝臣屈服——因为他们义无反顾，没有后顾之忧，越是尖锐勇敢地直谏，越可以为他们留下千古传颂的美名，为这美名，他们不在乎被罢官或处死，反正，他们也知道：皇帝不能那么做。要皇帝疏远一个妃子，比要他承担昏君的恶名容易得多。

朝臣胜了皇帝——他终于疏远了所谓的“红颜祸水”敬妃。

顺妃胜了朝臣——他们甚至不知道：整件事从顺妃一句貌似无心的快语而出，而结果又让她十分满意。

但顺妃的结局也未好到哪里，因为她没有从宫中找出自己所有的敌人——这太难，很多时候，原先的盟友忽然就反目成仇，防不胜防。

当丹茜宫落成时，皇帝宣布将它赐给顺妃，立刻引来一轮反对的浪潮：太后仍然住在简朴的宫中，却将如此奢华的宫殿赐予妃嫔，孝道何在？

太后素氏并非皇帝的生母，甚至比皇帝还要年轻一两岁。皇帝对她一向并无特别的好感，但她是太后，是这个国家最高贵的女人。她一直自信满满地以为，这座新落成的宫殿非她莫属。

圆滑的顺妃立刻主动让步，然而太后对她已经失去好感。

获得一个人的欢心很难，失去一个人的欢心，却只需要一件事、一瞬间。

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之后，丹茜宫成为年轻的太后的宫殿。当太后看着瑰丽雄伟的宫殿，冷笑丹茜宫犹在，但自作聪明的妃子们无缘得见时，连她，也不知道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

为保持宫殿的朱漆历久不衰，两年便要用草汁重新涂丹。丹茜草产量不

低，但用来涂抹一座宫殿，还是比较夸张。这项大工程所需的丹茜草，由太后娘家的亲戚提供，不消两年，他们就成了众矢之的：指责他们欺压百姓、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牟取巨额暴利的言论充斥宫廷。

年轻的太后压不住阵脚，又气又急之下因病殒身。

“这世上没有永远能保住的东西，只有永远得不到的。”她在病榻上说了这样一句话。

她驾薨之后，她的那一支素氏家族也走了下坡路。

从那以后，丹茜宫不再用芳草涂抹，一番风波终于在表面上平息。人人都说洋溢着喜庆红色的丹茜宫，是这个王朝的不祥之地。

但入主丹茜宫，仍是素家每一个女孩子的使命。

“素家的宿命，与我无关。”素盈咬了咬下唇，仰起头，换上明朗的笑脸，“我现在这样才好呢！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不喜欢的也不用勉强去做。”

素飒什么也没说，笑得讳莫如深：“我这里还有块极好的沉香，你拿去用吧。今天不是你生日么？哥哥就拿那个做贺礼。”

“还好娘给我生了一个哥哥……”素盈调皮地吐吐舌头，“不然，我在这家里可真的没盼头。”说完，她牵着双颊通红的轩叶，抱了一大摞书走了。

第二章
世家·素

素盈一直很好奇：世上怎么会有“世家”这个奇妙的形态，一家人中，有一个人喜欢了一件事，其他人都前仆后继地入了这行。着实稀奇。要知道，一个家族少说百十号人，怎么可能都喜欢一件事情呢？

这只是素盈年少时的迷惘。年纪稍大，这些疑窦便径自解开：并非其他人也喜欢这行，而是有前人铺路，走这行便轻巧一些。久而久之，只要提起自己是这家的人，混这行就格外容易，即使不混这行，也能让人敬三分。

世上有很多世家。渤海郭家是律学世家，子弟能畅谈从古至今的圣典。素盈常常看见郭家子弟在她父亲的书房里高谈阔论。繁阳李家，世代擅长击技，一把长剑舞得光耀全庭。素盈常见他们和大哥在演武堂上切磋。临安冯氏一家和素家有点像——代代重女轻男，冯家女子个个歌声曼妙、舞姿翩跹，纵声舒袖时如天仙群列。素盈以前常在姐姐的舞榭中看到她们展歌喉、旋舞衣。姐姐们平日多么倨傲，这时也要屏息敛容，只把一双眼睛仔细地看。

素盈想，花匠、石匠、厨师、乐师这种父子相承的卑微职业算不上世家，不然的话，她家里里外外都要被世家子弟包围。从内院到外堂，齐集这么多世家着实不易，以至于年幼的素盈曾经以为，世人皆以家族为划分行业的单位。

因为从小跟他们接触，所以素盈知道：世家都有些奇怪的气节，仿佛世上只有他们源远流长，其他人的家谱不足为道。这种奇怪的自尊让世家中最

年轻的人也带着一种老气横秋的倨傲，像是早已在世上打滚几十年。

这也难怪。他们一出生就有了那么多的经验，难免会有种深邃沉厚的性格。

不过，再傲慢的世家子弟，见了幼小的素盈，也会客气几分。

大概是因为她也出身世家。

当然，世上没人用“世家”这个词形容素家，不过素盈觉得很贴切——后妃世家。不错，她家不出文人、剑客、乐工、名姬，出后妃。

素家的历史，和天子家一样久远。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一位骑着白马的天神和地上一名骑着青鹿的女仙在那罗河的源头相遇，他们生下一对儿女，男孩叫睿，女孩叫素。后来，这对兄妹结为夫妻，所生的部族却在某一年分裂为二，一个以睿为名，另一个以素为名。再后来，睿素两家为征服天下又合二为一，他们打败了许多部族，睿家一直是国家的统治者，而分享了他们血脉的素家则为保证神圣的血脉提供自家的女儿。

这只是一个美化的传说而已。事情的真相没人能确切地说出，但要猜到九分，也不难：以白马为图腾的睿部落和以青鹿为图腾的素部落结盟，统一了这片大地，建立这个国家。为了保证世代同心同德，他们创造了两族本是同源的神话，又约为婚姻，永不变更。

总而言之，王朝的历史是皇家的历史，也是素家的历史。

从开国皇帝的正妻景华皇后素氏，到二世的永孝皇后素氏，三世的睿德皇后素氏，四世的启运皇后素氏……再到历代皇后之外，见诸载册的妃嫔，无非是华妃素氏、柔妃素氏、敏妃素氏，德妃、懿妃、顺妃、敬妃、贤妃、淑妃……一大堆头衔后落款“素氏”二字，像是认准素家字号，不将名分授予第二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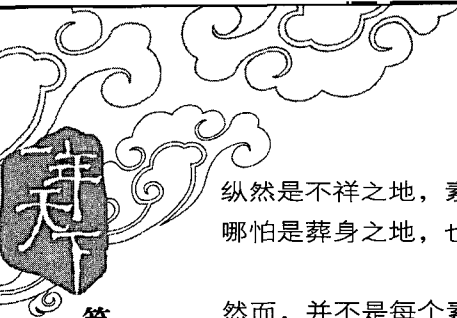
民间戏语，说皇帝不知天下女子有其他姓氏。这当然只是戏语。三世真宗有一位田贵媛，身份不高，但夹在本朝野史《后宫诸妃志》一片素氏之中，足够刺眼。素盈从看到她名字的那天，就佩服这个女人在宫廷中立足的能力，也佩服先帝的勇气。若国家是一个人，素氏就是半个肉身，任谁也不敢轻易撇开。他却在宫廷——国家的心窝里——惦着另一个女人，虽然不能给她高贵的身份，却给了她王朝历史上的特例。

这样的事情再也没有过。

后宫是皇帝的后宫，也是素氏的后宫。

素氏的女子天生一种命运——入主后宫。安置王朝最高贵女性的丹茜宫，只能属于素氏。

只要是后宫中最崇高的，一定属于素氏。



纵然是不祥之地，素氏也不会拱手让出。

哪怕是葬身之地，也是素氏的葬身之地，不与外人。

然而，并不是每个素氏女子都有那样的机缘和能力。

这个世家太过庞大，谱系繁众，即使后宫众多嫔妃都出自素氏，彼此的血脉也相去甚远。当没有外姓可以和素氏女子一较高下，她们就不再顾念同姓之情。素氏要的不是荣耀全族，而是一房之尊，素氏要的，是自己这一脉可以压倒别的姓素的人。

所以素氏家族略有一点重女轻男，但不严重：女孩儿是眼前的荣华，男孩儿维系这荣华的传承。况且素家男子一向与皇族通婚，虽不如宫中的姐妹们红极一时，却也能保证家族荣宠不绝。

在素家，男男女女各得其所，都有无限美好的希望。只有一种人没有地位：不可能入宫的女子。

例如素盈。

并不是因为素盈出身不好。她这一支素氏，若干年前也曾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丹茜宫的第一位主人素太后，就是素盈的祖父的祖父的妹妹。只是从那时起，随着素太后过世，这一脉的风水就转走了。

不过没有关系，素盈目前在宫中的姑姑已经步步高升，三个月前荣封丹嫔。两个姐姐在宫中也站稳了脚跟，稍加时日，不愁找到脱颖而出的机会。大哥娶了皇帝的大女儿凤烨公主。素氏其他支脉对素家或虎视眈眈、或刮目相看——这正是时来运转的前兆。素盈的出身，实在比某些日渐没落的素氏好得多。

也不是因为她身体残疾。虽然多余的运气没有，但五官端正、四肢健全、头脑清晰这一点小福气她还是有的——想必老天爷没打算交给她重大的任务，所以也没用残酷的考验折磨她。

在素盈老爹的眼中，这个女儿唯一要命的缺陷，就是生错了时间。

不不不，不是她的八字太硬，而是她生在不前不后的年份，浪费了这个女儿身。

皇家崇尚“七”，入宫女子七年一选，选女年龄必须“二七”——十四岁，入宫教养三年，十七岁时正式侍奉帝王。这就是为什么每隔七年国家会迎来素氏的生育高峰。

素盈恰好不是生在高峰。上一次选女时，她八岁。下一次选女时，她十五岁——与选女无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她摸不到宫廷的边。想要入宫，还有很多机会：可以疏通关系、改了年纪——然而那么低等的手段，风险大、隐患多，随时都会被人倒打一耙，不如不做。

或者可以想办法在皇后身边谋个小职位，再不行，年纪大些的时候在宫中教习嫔妃，没准就得到圣眼青睐。只是那样的机缘微乎其微。

何况，当今皇后虽然姓素，却不是素盈这一支。后宫诸妃更容不得身边有人见缝插针。再说素盈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是三姨娘所出，一个是十二姨娘所出，都生得极好，恰好赶上十四岁入宫。有了她们两个，老爹对素盈几乎不再多看一眼，省得看了之后又要气她生不逢时。

素家的女儿得天独厚的本钱，就是她们拥有有朝一日大权在握的潜力。素盈连入宫的第一标准都达不到，自然属于没有这种潜力的女孩。

她就像那武林世家中天生不能习武的男儿，书画世家中天生辨不清颜色的残废。她是这后妃世家中多余的存在，能在家中过得随心所欲，全仗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素飒比素盈大四岁，今年十七，在东宫做太子侍从。

很小的时候，素盈就明白，哥哥的前途就是她的前途。她自己，是没有什么前途可言的。

女人，总是要靠男人才能活下去的——素盈死去的母亲那样说。

她在临终的时候说这些话，不知是给素盈听，还是给素飒听。总之，当哥哥的素飒那时起就很有男子汉的气概。素盈想，她对哥哥的信赖，大约让他也十分幸福。她尽一个孩子全部的努力去依附他、讨好他，让他关爱她、宠溺她，他们像一对孤零零的小动物，从对方身上找自己存在的意义。

素飒努力做一个值得依靠的男人，他在这个家里保护妹妹，有朝一日，他会为素盈找一个值得托付后半生的男人，把妹妹交到那人手里继续呵护。

只是小时候，素盈从不知道，男人长大的时候，身体里会有另一颗心一起长大——野心。

她的哥哥，就有这样一颗心。

只是她没有看到。

